

## 韓國學於世界之位置

金貞培 \*

序言

- I. 文化是無止盡的演變
  - II. 學問之開放性與多文化之積極性
  - III. 韓國學之挑戰精神及國際化
- 餘言

### 序言

1945年韓國雖然浸潤在光復的喜悅當中，同時卻必須嚐受以38度為警戒線，領土如腰斬般南北橫斷兩截的歷史悲痛。因為理念的衝突，引發6·25戰爭，而民族的悲劇也因此公諸於全天下，其後雖藉休戰之名，維持表面和平，但是南韓與北韓社會之間所存在的理念與體制的差異，帶給歷史與文化巨大的傷害。今天的韓國，已經從戰爭的破壞和貧窮當中毅然崛起，除了打倒獨裁成就了民主主義之外，同時也造就了令人驕傲的歷史新頁。不僅如此，如眾所周知，全國民眾同心協力創造經濟奇蹟，國家進出口已經躋身世界前十名之內，居於經濟大國之列，在世界上成為令人矚目且印象深刻的國家。

今日的韓國學，理應與上述事實一般，如銅板的雙面同時進行發展，這是正確的方向也是目標，相關單位的政策課題理所當然也應如此設定，但是令人遺憾的是，檢視數十年來的現象，與國家的經濟規模和所扮演的角色相比，韓國學的規模雖然逐漸有所改善，但是無論在國內外，仍舊與目標相距甚遠，就以中國和日本的例子來看，我們也深深體會必須要果斷提出立即的改善政策才是。如同其他國家所為，韓國學不僅

---

\* 學校法人 高麗中央學院 理事長

僅可以一目了然可以象徵大韓民國正統性，同時也是讓世界瞭解韓國的唯一途徑，今天的韓國學與國家實力相較，其研究力量是否已經充分發揮？在邁向世界之途的國際化轉捩點上，韓國學與週邊其他國家相比，為振興研究到底該投入什麼樣的研究計畫？韓國與海外學者之間，最好的協力研究方案又是什麼？有關這些議題的討論和實踐，基本上必須要十分瞭解世界歷史與文化之普遍性與特殊性，而且保有開放性的思考方式之後，才得以接近。本人今天要發表的議題是想要指出，對照韓國的過去和現在，邁向世界各個不同領域之際，必須要採取開放原則，這才是真正發展韓國學的重點，同時也對看待南韓與北韓的視角提出一些觀點。

## I. 文化是無止盡的演變

每當我們回顧燦爛的歷史與文化之時，有時心中會升起想要回到舊時代的念頭，當我們看到埃及或是希臘以及羅馬的巨石建築物時，除了不自覺的感嘆人類所成就的造形之美，同時也探究文明的神聖，浸潤於藝術的殿堂當中。

在表現韓國風貌的美術當中，經常會出現舊時的小小稻草屋和牛群正在草原上徜徉的畫面，有著平靜恬淡的悠閒風光，潺潺流水的小溪也不時著在田野川流，很多人都會認為這種和平的景像跟自己的成長過程和生活經驗相似，並視為自己過去的回憶，甚至嚮往這樣的生活。筆者認為19世紀時西洋學者，稱韓國為“寧靜的清晨之國”這樣的表現似乎太過濫用，這幅畫也許是表現某個時代，或是某個時期，但那只是與現我們所處的社會和文化，有著相當遙遠距離紀錄過去生活的文化遺產而已。

在我們呼吸生活當中，歷史和文化就是這樣有了新的發展，也發生了文化上的變化和變質的現象，即使如此，我們卻時時會忘卻文化正在迅速演變的事實，形成在意識上只想安逸於舊時代文化的傾向。

文化在改變，回顧韓國歷史，過去曾經有過巫俗信仰，接著佛教思想的傳入，同時也經歷過儒學的全盛時期，天主教和基督教思想也陸續的流入韓國，因此各有特徵的多種文化都曾經在韓國廣泛流傳，早先史賓格勒(Spengler, Oswald)在“西方的沒落”當中，曾經提及文明的

循環論，他指出所有的文明都會經歷生、老、病、死的階段，沒有永遠的帝國，也沒有永遠的權座，甚至聲稱在五大洋六大洲之日不落國米字旗的(Union Jack)英國，如此無敵強國也無法抵擋權利中心橫跨大西洋移至美國。文化之本質及相貌必須要不斷的改變，方能維持其生命力，也可以追求更上一層樓的文化境界，萬一文化在現有的框架之內，拒絕改變，這種現象即表現出衰敗的徵候，也會逐漸進入枯死的階段，因此文化必須要接受新的文化要素，嚐試改變，則可維持更健康的文化，也可以進階至更上層樓的創意文化。

韓國學需在韓國國內累積新的成果，也必須要與在海外多樣的文化所成就的學術成果多做交流，才能成長為體質健康的韓國學。相反的，海外韓國學的研究也必須與韓國國內的學術成果比較檢討之後，相互接軌，才能達到高格調的學術成就。如果只陶醉於自己的研究成果，無法融合學界的各種研究方向和精華，那麼韓國學就如同沒有生命力的一灘死水。韓國學必須要如同文化正在改變一樣，也要尋求韓國學的真正內涵，一個階段緊接一個階段，往上提昇，方能維持健全的學問體質，不斷的改變韓國學內容，要具有不斷挑戰的精神才是確立韓國學的正確之道。

## II. 學問之開放性與多文化之積極性

在學問和技術領域當中，開放的意義為將自身的學問提昇並且加以變化。歷史上選擇開放的國家，除了可讓國家興隆，也可以擁有傲視國內外的國家實力，但是選擇封閉的國家，卻很難伸展國力，這樣的事實，在世界各國的歷史當中屢見不鮮，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良好的示範。在韓國歷史當中，因開放而成功的朝代有新羅歷史，選擇封閉政策的國家是朝鮮王朝，新羅之所以可以持續千年的歷史，其原因可藉由研究當時最高的學問和思想之佛教，就可輕易看出端倪，新羅時代佛教興盛，研究風氣也如日中天，此點也可以由元曉大師之『大乘起信論疏』以海東疏造成中國佛教界很大的影響而找到頭緒，另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在眾多以求法僧的身份到唐朝的僧人當中，慧超大師可稱為這時代的中心人物，今日，交通雖然已臻發達，但是要走遍印度以及中亞，到達各處實地查訪，也實屬不易，慧超卻能夠在天竺以及中亞各地查訪之後，回到長安，留下不朽名作『往五天竺國傳』之旅行紀錄。我們可以在他的紀錄當中，看到他努力不懈的佛法求道過程，以及探究努力的精神，前往

求道的慧超有時候會憶起故國故鄉新羅慶州，在下面這首詩句當中，我們可以一探慧超的旅途心情。

月夜瞻鄉路 浮雲颯颯歸 緘書忝去便 風急不聽迴  
我國天岸北 他邦地角西 日南無有雁 誰為向林飛

慧超大師忍受思念故國出外求佛之道，經過南天竺國時，望向新羅慶州，吐露望鄉之情，表現出一般人類的感懷。不只是個人，因為整個新羅社會熱情開放的追求學問，因此也成就了新羅的國力伸張。在山東省法華院，我們可以看到著名的海上王張保皋之立像，眾所周知，日本僧人圓仁因受助於新羅人，才得以搭船進入中國唐朝，並留宿在法華院，此例也證明這個時期，新羅正積極的展開國際交流，圓仁回到日本之後，將在唐朝之所見所聞，紀錄並出刊了一本名著『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』，我們可以透過第四卷得知，所登場的人物當中，有一半並不是唐朝人或是日本人，而是新羅人，這一點不容我們小覷。另外令我們矚目的事實為，曾經在唐朝求學的崔致遠，是當時新羅社會最頂尖的文學家。在新羅的王陵看得到有著阿拉伯血統的石像，高句麗的墳墓壁畫當中，也看得到高句麗人和阿拉伯人正在摔角的畫面，這一切都證明當時的國際交流，比我們所想像的更要活絡許多。相反地，朝鮮王朝的對外窗口，只有清朝而已，透過燕行使，接受清朝的新文物，因此顯示出一定的侷限性。在著名的哈梅爾漂流記(The Journal of Hendrick Hamel)當中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當時封閉的韓國社會，已經完全失去了過去我們在歷史上所看到活絡的國際交流狀況，在激烈變化的十九世紀，因為朝鮮王朝並沒有親自參與世界局勢的變化，所以遭受了喪失國權的悲痛，這是極為明確的實例，告知我們封閉文化對於國家的存亡會招致什麼樣的後果。

自古至今，許多國外人士到韓國來居住、接受教育或是就業，也有各國工商人士來韓從事經濟活動，韓國儼然已經成為多人種的社會，隨之各種文化也廣泛的傳播流行。過去在韓國的經濟規模尚未蓬勃發展時期，也有喜愛韓國學的學者，在其居留的國家開始研究韓國學，或是在一些特定大學開設韓國學課程，這些都成為韓國學得以發展的契機。現在韓國雖然已經進入多人種、多文化的階段，正如各位所周知，多文化的社會特徵本質是多樣性以及積極性，韓國學必須快速的國際化，才能確實的符合國際多文化社會的潮流。可以讓世界各國瞭解韓國的國家品牌，最適合的領域就是韓國學，近年以來，我們在世界各地所目睹的‘

韓流’現象，也可以視為韓國學的一部分。

### III. 韓國學之挑戰精神及國際化

對於韓國學的概念以及範圍，筆者的立場比較趨向於廣義的解釋，過去韓國學的基本是以文、史、哲為主，前面所述的觀念在此無須贅言，在各種社會科學的領域，只要與韓國有關，理當應該視為韓國學。根據地域和國家的不同，有些大學比較重視古典，也有些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比較活躍，前面已經提及韓國社會已經趨於多人種、多文化，相反的，自19世紀以來，韓國人移往海外居住的人數也持續增加，近年韓國的經濟規模逐漸擴大，比起過去，韓國人的海外移民或是海外旅行也大幅增多。在所謂“大流散(Diaspora)”已經成為學問的研究對象之後，韓國學也已經展露出新的契機。其實韓國學的國際化，已經成為無法避免的趨勢，現在各個國家與當地韓國僑民之間的各種大小交流，也或多或少刺激著韓國學的發展，更重要的是，各國之間經濟交流逐漸擴大的同時，對交易國家有所瞭解，才會對彼此交易規模有所助益，這時更加需要增加瞭解該國語言和文化的人力資源，因此韓國學需要朝向更具有挑戰性的方向發展擴大。

每當筆者看到海外諸多國家，為了發展韓國學，克服無數的困難，筆者除了對學者們致意感謝之外也深受感動，有些大學正在致力於鞏固韓國學，也有些大學正在進入韓國學的安定期，現在甚至有些大學還扮演著開拓韓國學的角色。無論處在何種狀況，密集的與韓國學界接觸交流，對於雙方而言將會更有助益，也將會產生更傑出的研究結果。事在人為，有力量的人必須要站在前方，具有挑戰精神，克服難關來發展韓國學。除了認真研究之外，參與各種學術活動，對自身的研究領域，對於所屬的科系或是大學之韓國學發展也自然會付出貢獻。在韓國學界投入自己的力量並且充分發揮具有挑戰精神，那麼在這當中，就會開啟一道新的學問交流之途。相對的，韓國學者也要對在海外的相關學者，積極進行學問交流，必然可以激起更令人意外的研究成果。

今日，韓國的經濟已經站立在世界出口經濟的前鋒，韓國學也必須要適切的與此相對應，對韓國學的補助以及研究應迫切投注更多的努力與心血才是。近年以來，網路神速發展，對於研究工作的振興有著相當大的貢獻，因此必須要經營更健全的韓國學之學術情報，尋求提供更便

利的資料系統給世界學者參考。不僅僅是如此，根據地域之不同，要活用彼此溝通之便利性，與其舉行大規模的學術活動，不如連結周邊國家彼此相聚研究，反而會對學問研究成果帶來更大的助益。

## 餘言

如今韓國學不僅是在韓國國內研究之學問，同時也是讓全世界瞭解韓國的正統性，以及瞭解韓國社會的學問，與世界一起研究，創造出國家品牌的根源就是韓國學。

民族主義在韓國社會，曾經有段時期被視為深具道德價值之優先順位，雖然其價值觀對國家發展也或多或少有所幫助，但是在與世界共同進行韓國學研究之時，必須要努力發揮普遍性與特殊性。以歷史觀點來看，文化是變化、移動的屬性，因此珍貴的文化必須要不但的接納吸收，我們不斷的從外部世界接受文化，相對的我們的文化也會傳播到世界各地。當‘地球村’用語不斷被提起的今日，韓國學必須要與經濟力的規模相呼應，韓國學也必須要昇華為與世界共同研究的學問。

翻譯：文化大學；政治大學 韓文系 兼任助理教授 董文君